



夜航船

■罗文

我们可以赋予湘湖之柳更多的文化内涵,张继的一首诗让寒山寺名扬天下,贺知章的一首诗,能否让我们、特别是中小學生,一吟咏起碧玉妆成一树高,就自然而然想到那是湘湖之柳?

湘湖的两棵柳树

与心灵共鸣。

蝶来桥对面的水面上,最近突然火了一棵树,好多人都跑去看它,照片传到网上,瞬间成为网红。它的神奇在于一棵树独占一个浮岛,使得这棵树就像长在湘湖水中央的水面上。水面平静时,对影成双。冬春,枝干向外伸展,像一把撑开的蒲扇;夏秋,枝叶茂密,留下一片绿意。湘湖管委会绿化科工作人员介绍说,这是一棵大叶柳,还是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里的濒危物种。这濒危大叶柳在湘湖倒生长得枝繁叶茂,竟成为湘湖一景。

杨堤是湘湖独具魅力的一条长堤。它不像一般湖中长堤那样呈现或直或斜的线状,它的堤旁,延伸出去一个个小河湾,小水荡,像一串珍珠,串成一个个小水渚、小沙洲、小浮岛、小湿地,曲径通幽、小桥流水、植被丰茂。霜降时节,乌桕、银杏、红枫等层林未染之时,黄柳依依,柳影吻波,或深沉黯黄,或橙黄璀璨,或黄绿相间,成为杨堤最靓丽的一抹色彩。

湘湖最美的柳色在贺公堤。贺公堤西南起自定山广场,东北至湘云路,与压乌山岛隔水相望,全长约1200米。该堤为纪念唐代萧山大诗人贺知章而命名。堤上有拂浪、踏雪、问客、映雪、文笔5座桥,架在4个小岛之间。阳春三月,湖风是最温柔的梳篦,把贺公堤湖岸的垂柳打理得如诗如画。晨光初醒时,柳丝便蘸着湖面的雾气描眉,

每一缕都泛着嫩黄新绿的柔光。正午阳光明媚时,柳叶亮得犹如镀上金边,在水面织出细碎的金网。柳帘轻轻晃动,柳尖点破水面,揉碎一湖云影。一只白鹭掠过湖面,掀动柳浪,绿波层层叠叠涌向湖心,与云影的涟漪撞个满怀。在这里,远观晴日、青山、碧水、云影,近视小桥、沙渚、烟柳、草滩,聆听轻风拂过柳梢的声音和小鸟啾啾的鸣叫声,心旷神怡,宠辱偕忘,也许园林设计者就是按照最高超画家的构思来设计建设这里的杨柳岸风景的。

湘湖与西湖为姊妹湖,免不了总要与西湖相比。柳树对西湖的影响深远而多维,那确实是湘湖无法相比的。对西湖来说,不仅有“苏堤春晓”“柳浪闻莺”等以柳为主体的自然景观,也因苏东坡、白居易、柳永等垂名青史的文人的歌咏,使柳之意境深深嵌入杭州的历史文化与记忆之中。

但是,湘湖有一棵柳树,是西湖没有的,也是其他名湖所欣赏的。那就是贺知章“种”下的一棵柳树: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不久前在湘湖边成立了贺知章研究会,著名教授康震老师在会上说,从古至今,写春天的人太多了,写柳树的人也太多了,可是一说起写柳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贺知章的咏柳。写柳第一人,这就是贺知章咏柳的魅力。据考证,贺知章故居在湘湖沿岸的

今蜀山街道知章村,知章故里多植柳。他告老还乡时写下的这棵柳树,已经长了一千多年,如今仍优雅地矗立在湖畔,碧玉绿丝,沐浴在清风中,静静地凝望湘湖千年的变迁,还将生生不息永远生长下去。

湘湖也在充分利用知章之柳的影响,比如引柳桥的楹联,贺公堤的柳岸,都让我们体味到贺知章的诗意,但总觉得意犹未尽,让自然之柳与文化之柳完美融合。我总联想到一首名诗对一个地方的影响,那就是张继的枫桥夜泊。寒山寺本不出名,枫桥也没有人把那里当成一个景观。但张继的一首诗,让寒山寺火了千年,成了享誉中外的文化地标。寺庙的钟声到处有,夜半的钟声,人们只记着寒山寺;湖边的杨柳到处有,咏柳的知章却只有萧山有。我们可以赋予湘湖之柳更多的文化内涵,张继的一首诗让寒山寺名扬天下,贺知章的一首诗,能否让我们、特别是中小學生,一吟咏起碧玉妆成一树高,就自然而然想到那是湘湖之柳?



扫一扫听一听 更多精彩内容

背包揽胜

■于清如

变回长安的瞬间

浮光幻影,千年流转,时光仿佛被巧手揉碎,化作漫天星子,轻轻洒落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当晨雾漫过明城墙的垛口,当钟鼓楼的晨钟穿透云层,西安——这座镌刻着十三朝记忆的古都,便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处缓缓苏醒。

忆长安千万日,回首已是今朝。秦砖的斑驳纹路里藏着阿房宫的烈火余温,汉瓦的青苔缝隙中凝结着未央宫的晨露微光。步入西安城的刹那,脚下的青石板便开始低声诉说:这里曾是张骞出使西域的起点,是玄奘西行求法的驿站,是丝绸之路的东方明珠。漫步明城墙之下,抬眼望去,青砖历经六百年风雨仍棱角分明。每当夜幕降临,城墙上灯火璀璨,金黄色的光芒为古朴的建筑增添了几分温柔。它宛如一位饱经沧桑的老者,用饱含怜惜的目光注视着你。

夜晚的长安,灯火通明,热闹非凡,一派繁华景象,让我仿佛置身于盛世大唐。我在灯火中穿行,路边商铺的叫卖声,为这幅画卷增添了几分烟火气。街边商品琳琅满目,每一件都似在向我招手,渴望被纳入囊中。

人们常说:“西安的地,往下三尺就是文物。”这座被黄土层层包裹的城市,每一寸土地都沉睡着文明的密码。秦始皇陵兵马俑坑前,八千陶俑组成的军阵在幽暗的展厅中沉默伫立。他们有的眉头紧锁,仿佛在思索战术;有的嘴角微扬,似在畅想凯旋;跪射俑的铠甲片上还留着工匠精心刻画的云纹。考古工作者用毛刷轻轻拂去陶俑面部的尘土时,那些凝固在眉眼间的坚毅与忠诚便重见天日。这片被渭河滋养的沃土,曾孕育出甲骨文的神秘、青铜鼎的庄严、唐三彩的绚烂,在时光长河中书写了一个又一个文明奇迹。

在西安,实景演出同样出众。灯光幻影交织,如梦如幻。随着场景的变化,人物的故事也愈发生动。杨贵妃那悲剧的爱情,在仙气缭绕的舞台衬托下展现得淋漓尽致,连上天也为之感动,落下悲伤的泪水。雨幕之中,我的目光定格在那一方舞台上,一席白绫从天而降,落在女子身上,裹着她缓缓升向天空,而她的爱人拼命想要抓住,却只能眼睁睁看着白绫断开。悲剧美学在这一刻展现得淋漓尽致。

西安之美,是秦俑军阵的雄浑壮阔,是大雁塔的千年梵音,是羊肉泡馍的醇厚绵长。但最动人心魄的,莫过于当暮色四合,整个城市在灯火中变回长安的瞬间——那时你会懂得,有些文明从未沉睡,它只是在时光的长河里,化作了永恒的星光。

风景独好

■来永祥

磐安乌石村印象

偶得闲暇,好友约我去浙中山区小住几日,早听闻磐安县乌石村很有特色,遂一同前往。汽车下了磐安高速出口后,在蜿蜒的盘山公路上行驶了近半个小时,窗外的景色如诗如画。梯田层层,雾气弥漫,云与雾在远山连绵处迷离,好似人间仙境。一路的风景,就像一场神秘的邀约,让我对即将到达的乌石村充满了期待。

走进村子,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那独具特色的乌黑的建筑。这些房屋以2亿年前火山岩浆形成的玄武岩为墙体材料垒成,古朴雅致。黑色的玄武岩历经岁月的洗礼,散发深沉的光泽,仿佛每一块石头都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村里的明清庭院建筑错落有致,那精致的木雕、石雕无不彰显着古代工匠的高超技艺。

住进一家农家乐,主人家热情地招呼着我们,不一会儿,一桌色香味俱佳的山野土菜便呈现在眼前。蕨菜、马兰头、苦菜、鱼腥草等,这些来自大自然的馈赠,被主人家烹饪得别有一番风味。

在品尝美食的同时,与主人家聊起了乌石村的过去和现在。原来,二十多年前,这里还是十里八乡有名的穷乡僻壤,村民们没钱购买材料造房子,只能就地取材,用当地特有的黑色玄武岩砌墙造石头屋,后来被形象地称为“乌石村”。村民们世代代靠山吃山,一直脱不掉贫穷的困境。

直到2005年,四位村民在村党支部书记的带领下,利用独特的乌石资源和自然风光,试着创办民宿。起先生意并不好,他们分析原因,找出症结所在,对内抓环境整治,苦练内功;对外搞媒体推介,着力宣传。从此一路开挂,现如今一个小小的小山村,竟拥有民宿床位5000多张,村里隔天有往返于上海的直达班车,红红火火的民宿经济,让这个小山村焕发出了新的生机与活力。

站在村头的观景台上,极目远眺,碧绿的梯田尽收眼底。那层层叠叠的梯田,就像大地的指纹,记录着岁月的痕迹。远处的山峦连绵起伏,与蓝天白云相映成趣,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

此时此刻,我深深地陶醉在这美景之中,心中涌起一种对大自然的敬畏和对乡村生活的向往。在这里,我感受到了岁月的宁静与美好,也领略到了乡村发展的无限潜力……

湘湖诗会

■金维立

飘

故园的灰墙斟满左瞻
身体却向右,向右
拖着一面砖影的迟疑

那灵魂始终是柳絮
在四月的雪光里
飘着,飘着
忘了启程的契约

原地

日轮向西游弋
麦芒却固执地指认东方
晌午的晒谷场,麦粒噼啪作响
风总在岔路口打转
把路吹成浮游的碎屑
每个方向都生出根须
把脚步卡进更深的地层
晒谷场中央,一颗麦粒突然迸裂
它灼烫的伤口里
寂静正被晒出盐粒
噼啪,噼啪
噼啪,噼啪

湘湖新苗

■曹志远

北京烤鸭南京造

这段时间,我吃得最多的是“北京烤鸭”这道菜。因为喜欢,我特地对它的前生今世做了些了解。今天,就让我来为大家揭秘这两个有关“北京烤鸭”的故事。

“北京烤鸭”的发源地可不是北京,而是南京呢。明朝建立时,都城是南京。一个御厨发明了“南京烤鸭”给皇帝吃。皇帝吃了非常喜欢,传到宫外,可南京人并不喜欢这甜腻的味道,所以就没有普及开来。后来,朱棣皇帝将大明都城迁到了北京。在北京,这烤鸭的口味非常符合当地人的饮食习惯。因此,在北京大受欢迎,这才开始叫“北京烤鸭”。

你可能想不到北京烤鸭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吧!制作“北京烤鸭”工序非常考究,必须选优质的活鸭宰杀,鸭血要放空,清洗要干净,水分要沥干,再油浸、蒸煮、烧烤,这样的鸭子色泽红艳、肉质细嫩。经大师傅切片,花式装盘,再配姜葱等调料,一道天下美味就可以上桌了。总之,制作“北京烤鸭”的食材选取、工序步骤都十分严格,一道小小的菜居然有这么多学问,真不愧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呀!

“北京烤鸭”既有鲜美可口的味道,又有着有趣的故事,更是中国“非遗”大家庭里的重要一员,体现了中华饮食文化的博大精深。如今这份曾经是大明统治者享用的美食,早已飞入了寻常百姓家。很希望你品尝这温润甜脆“北京烤鸭”的时候,体会到这历史深处的故事。

馨香一瓣

我们筑起城池,它们便攀上城墙;我们铺就道路,它们就绿透砖缝。我们之间更像时常见面的邻居,隔着千年光阴,在此时的春光里相视一笑。

闲花野草做近邻

它的花细碎而密集,蓝莹莹的,如同繁星洒落几间,散在嫩绿的叶丛之上。蹲下身子细细瞧着,花瓣上还带着些水珠,晶莹剔透,犹如美人腮边的泪滴。最妙的要数蒲公英,它们把阳光收集起来,过不了多久,就能开出太阳般的小花。

路边的野草,正悄悄地在脱去冬衣。牛筋草的叶片硬朗如簪,根须深深扎进砖石,不禁让我想起《离骚》里“纫秋兰以为佩”的执着。“莠草犹能乱碧丝,秋风先瘦马唐枝”,说的是马唐草。《诗经·齐风·甫田》:“无田甫田,维莠骄骄。”这里说的“莠”,是为人熟知的狗尾草。到了秋天,毛茸茸的穗子,像极了小狗的尾巴,随风摇曳,憨态可掬。百草丛中,还有一些可以食的野菜。荠菜,那可是春日餐桌上的佳肴,“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挖上一篮,包成饺子,满嘴都是春的味道。靠近水边,荠菜长得肥硕,经过漫长一冬的沉

睡,荠菜的根长得粗大多汁,食之味同人参,爽脆甘甘。挖一袋子回家后,除了焯水做凉拌小菜外,肥美的荠菜根,我会蘸酱吃,一碟“葱伴侣”,一勺小磨香油,再加些许花生酱解开,那味道,鲜美又粗犷。马齿苋的嫩芽,焯水凉拌能清心火。茵陈芽不但可以做小菜吃,还能晒干制成药茶。柳树芽、桑树芽、构树芽,这些春日里的嫩芽,都可以列入食物名单,让这个春天显得更加充实而富足。

清风古渡常来客,闲花野草作近邻。散步累了,便可在大运河边坐上一会儿。抬眼望去,对岸小区高楼鳞次栉比,而脚下的野花自顾自地在石头裂缝里开放。这些野菜野草,一直和我们相伴相随。我们筑起城池,它们便攀上城墙;我们铺就道路,它们就绿透砖缝。我们之间更像时常见面的邻居,隔着千年光阴,在此时的春光里相视一笑。

朝花夕拾

书柜旁,静静立着一杆红缨枪。笔直的杆,如松;似血的缨,如火。它不语,却自有一段往事在光影里呼吸。那年我十岁,浑身是用不完的力气。母亲送我去学京剧花枪,说:“让这劲儿,落在实处。”

一杆红缨照旧年

倏忽。枪杆回掌时,风被裁开,缨穗扬起,飒飒有声。那一刻,我不是我,我是纵马的巾帼,是踏夜的侠客。

老师在一旁含笑看着,眼里有光:“有灵气,只欠些节奏。”她接过枪,忽而神情一凛。

腕翻,身转,枪出——红缨在她手中不再是缨,是一团火,一泼墨,一场骤雨。收放间,刚柔并济,开合处,意气纵横。那一刻的她,不是教处的老师,是戏中人,是江湖客,是十万烽烟中走出的女儿。

谁言女子只合抚琴绣花?这一杆红缨,亦可挥出山河气韵,舞成天地文章。

后来的每个夏天,我都与枪为伴。

指尖触到木柄的刹那天地便静了;枪风掠过耳畔时,江湖便活了。直到老师腰伤难忍,直到我学业渐重。枪,静静退回角落。

可它从未离开。夜深人静时,我仍会握它在月下比画两式。风声依旧,红缨依旧,仿佛一回头,就能看见老师站在那里,笑着说:“手腕,再活些。”

是啊,曲会终,人会散,但有些东西断不了。

就像这杆枪——它沉默地立

■高雨薇